

酷暑天,我在千岛湖抓毛毛虫

我特爱观鸟,从网上得知,在千岛湖的界首岛上有浙江大学生态学科教学基地,生物多样性研究团队常年驻扎在那里。我试着给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丁平教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,竟然获得前去野采的机会。

7月19日,我从严家村坐渔船上岛,湖面倒映着天蓝色,这里仿佛世外桃源般纯净。上岛后,看到来自浙江音乐学院、温州大学等高校的志愿者,而我是唯一的中学生。我不禁开始期待次日的工作,一定可以和大自然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吧。

第二天,闹钟在清晨5时响起。我不敢耽搁,吃完饭马上跟着博士生出发。到了要采样的岛屿,一块蓝牌子标记着上岛的入口。这里连小小的平台都没有,渔船直接顶到土坡,岸上就是密密麻麻的灌木丛和树林。

千岛湖的岛原来都是山峰,新安江水库蓄水后就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岛屿。名曰上岛,实为爬山,路线又陡又长,而且没有像样的路。脚下铺满松软的落叶,由于坡度大,一不小心就容易摔跤。一路磕磕绊绊到达采样地,开船的师傅负责敲打样树树干,这样受惊而假死的毛毛虫会掉落在事先铺好的白布上。我负责登记编号,核对树种,取植物样本,抓布上的毛毛虫。师傅轻车熟路,而我手忙脚乱,记号笔、表格、叶子、虫子、袋子,一个也不能少。我没有抓过软软的蠕动的毛毛虫,出发前心里还有点害怕,等到工作一忙碌,心思全在取样各个环节上,就顾不上心里发毛了。

过了盛夏的上午10时,空气开始变得焦灼,我呼吸越发急促,满脸通红,浑身湿透,汗水不断从面颊和鼻尖滴落,刚洗的头发一缕一缕黏在了一起。坐在回基地的船上,千岛湖仍然是那个美丽的样子,而我已经瘫倒在甲板,再也无暇欣赏。

这个艰辛而漫长的上午,对长年累月在这里捉虫抓鼠捕鸟的硕博研究生而言,只是他们的日常。我不知道从我这样的“菜鸟”,到像他们那样敏捷熟练,需要付出多少努力。以前羡慕哥哥姐姐在野外可以欣赏普通人看不到的自然风光,切身体验过其艰险后,我对一线科研工作者产生了全新的敬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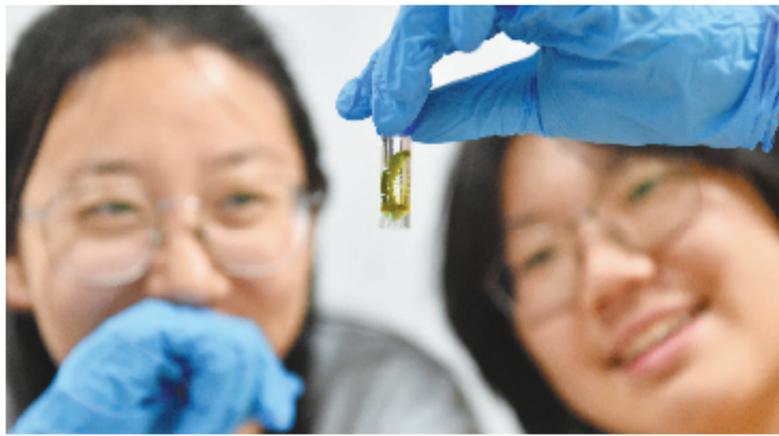
志愿者 潘砚语/文 本报记者 潘海松/摄



掉落在白布上的毛毛虫会装死,大家瞪大眼睛一起寻找。



这根敲打枝叶震落毛毛虫的木棍是上岛后现场加工的,起初包裹着完整的树皮,半天工夫,剩下“光棍”一条。



中学生志愿者跟着浙大博士生(左)把毛毛虫浸泡在酒精里,准备带回实验室化验分析。



天刚亮,淳安县界首乡严家村的村民就驾着渔船,来接研究生和志愿者去各个岛屿开展科研工作。

三伏天,他穿着棉衣棉裤搬货

酷暑中的杭州,最高温度已经冲破40℃,烈日晒得地面发烫。而冷库仓管员袁茂却要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搬货,穿行在温差接近26℃的两个空间,“冰火两重天”的滋味可想而知。

老家在湖北的袁茂,两年前从外地冷库来到杭州,入职位于杭州下沙

10号大街的普冷欣衡冷库。袁茂工作的这座冷库面积约有2.8万平方米,主要为品牌客户提供高标准的全温区仓储、运输及配送、国际货代、一件代发等物流服务。每天上班前,袁茂要先在衣帽间穿上保暖背带裤和棉衣,再经过两道保温门进入冷库穿堂。根

据具体工作安排,他要操作叉车或推着车进入冷间拣货、运货。穿堂的室温在8℃左右,而冷间室温约-18℃,由于温差大,冷间门上布满凝露和水珠。袁茂每次从穿堂打开冷间的门,门口就弥漫开一阵白雾,把他整个人都包裹起来。

根据身体情况,袁茂和工会会干一段时间走出冷库休息,他总是先搓搓耳朵来活血。在和袁茂一起走出冷库的瞬间,记者的眼镜片已经结了雾,眼前一片朦胧。

本报记者 徐彦 拍友 王静雯 摄影报道



袁茂进入冷库前穿上保暖棉衣。



袁茂在冷库操作叉车搬运货物。



袁茂在8.4℃的穿堂做准备工作,马上要进入-18.7℃的冷库工作。



袁茂准备从穿堂进入冷间搬货,两个房间温差接近26℃,冷间大门一开,一股淡淡的雾气弥漫开来。